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The upper portion is a vibrant red sky filled with dense, diagonal black hatching lines. Below the sky, dark, jagged silhouettes of hills or mountains are visible. The lower portion of the illustration is dominated by large, swirling black waves with white highlights, suggesting a turbulent sea or a storm. The entire illustration is rendered in a high-contrast, graphic style.

赤壁战地考

编著

贺亚先

王琳祥

邱娅玲

武汉出版社

赤壁战地考

赤壁战地考

CHI BI ZHAN DI KAO

贺亚先 王琳祥 邱娅玲 编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 邮政编码430010)

湖北省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0插页 字数130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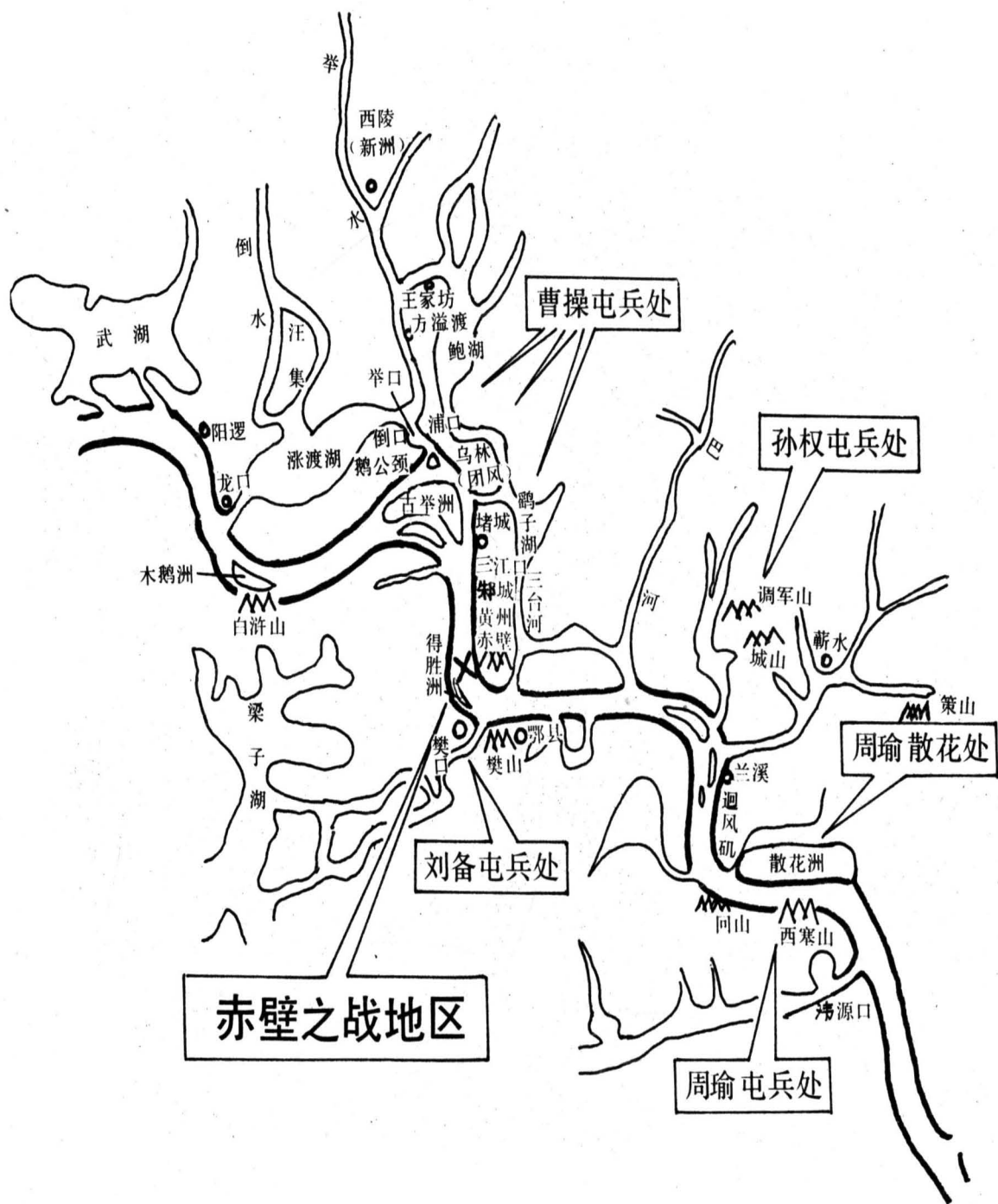
印数1—5000册 定价: 3.85元

ISBN 7—5430—0362—7/K·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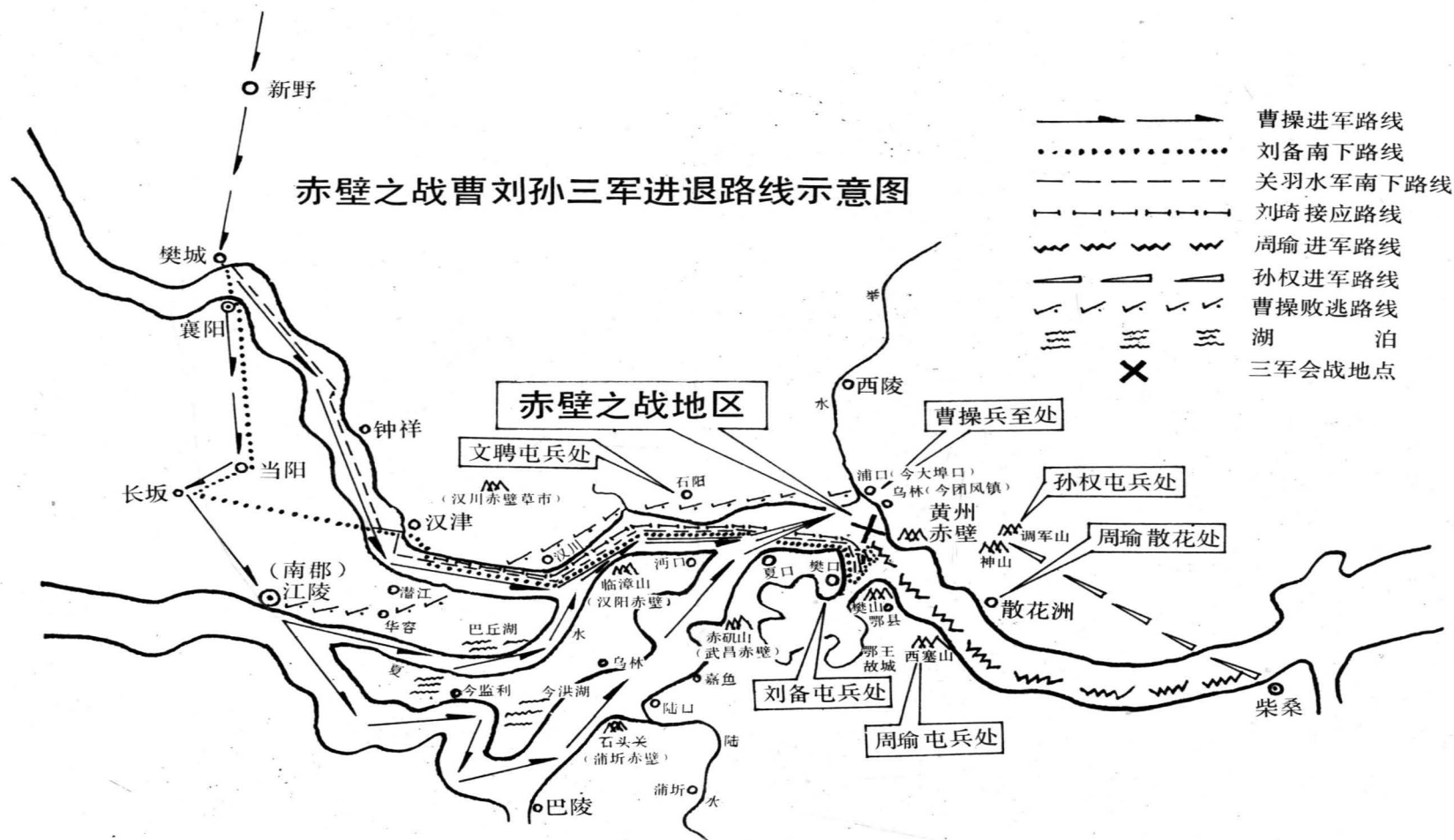
顾问 靳极苍 徐继文

编著 贺亚先 王琳祥 邱娅玲

武汉出版社



赤壁之战主战场地形图



三石黃山
在黃山


集古鐘鼎文書
三國志壁立
黃州作為詩題

己巳之夏七十叟袁仲能撰書於江夏



《素鮮戰也考》考心
 文武壁實一處，明確戰
 地之所在，祛前人之惑，成一
 家之言。老夫喜書數語以
 報。

陳迺冬



陈迺冬，一九一三年生，桂林人，历任广西艺专，山西
 大学中文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客座教授兼学术评议委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高级编
 辑、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等。

為《赤壁戰地考》題

健筆雄文辨短長
曾瞞英親在黃岡
文武赤壁乃一處
更喜坡翁伴周郎


庚午 朱靖華



朱靖華，1928年生於山東省安邱縣。曾在北京中央文學所任教，外文局《中國文學》（英文版）雜誌社任編輯。現為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教授，唐宋文學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還擔任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全國蘇軾研究會常務理事，全國理工院校文科教材叢書副主編等。

午自幼失学，读书极少。

关于赤壁，每有文
武之说，但午曾翻阅所
见典故，迄今尚未寻得此
说之出处。

毕奂午  九月

毕奂午，1909年生，河北人。曾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清华大学、武汉华中大学、武汉大学中文系助教、教员、讲师、教授，中南文联常委，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现为武汉大学教授。

周郎赤壁在黄州简说

(代序)

赤壁之战的赤壁在黄州，依东汉三国魏晋时人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请看：

范曄《后汉书·孝献帝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赤壁。”范曄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陈寿西晋初人。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曹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倾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裴松之注此处引《江表传》亦有“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的话。陈寿《三国志》关于魏、吴两书，俱取自魏、吴两国自修的官书。《魏书》为王沈等人所撰。沈魏正元中（公元254年）典著作，与荀颢、元籍共撰《魏书》。《吴书》为韦昭所撰，昭于吴孙皓时领国史，著《吴书》（公元298年左右）。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

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兵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蜀无书，《蜀书》为陈寿所撰。陈寿，蜀人，史学家，为谯周弟子。

东汉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曾与曹操一起东征，所著《英雄记》说：“曹操进兵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舡，作竹簰，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及渡，周瑜又夜密使轻舡走舡百艘烧簰，操乃夜走。”（此条见《太平御览》卷771筏部）

建安七子中另一位阮瑀替曹操作书给孙权说：“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舡自退，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文选》卷四十二，另见《建安七子集》）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亦有曹操与孙权书，曰：“赤壁之役，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江表传》虞溥撰，溥，晋时人。

由上可明确以下：

一、赤壁是原有的地名，因战于赤壁，故名赤壁之战。是先有赤壁这个地名，才有赤壁之战这个战名。

二、曹军未能渡江，屯于大江北岸。

三、黄盖放火烧船，“延及岸上营柴”，这“岸上营柴”实际上就是未能渡江而屯于北岸的操军营柴。

四、曹操既“从汉水来，下出大江”，说明曹操已抵夏口（今武昌）以东，因为夏口即汉水入江之口。

这是根据当时人的记载总结出来的，当然是可靠的。依此可知：

一、曹既“欲从赤壁渡江”，说明曹已抢占赤壁，且此赤壁一定在大江北岸。

二、此赤壁一定紧临大江，不然就不能烧江上船而“延

及岸上营柴”。

三、曹既驻浦口，那么浦口、赤壁、乌林必同在江北，若赤壁附近无浦口，则此赤壁非武赤壁。

四、此赤壁之名，一定早就有的，其所以名为赤壁，当然其壁为赤色。

依此可断言：

一、非大江北岸的赤壁——就是所有大江南岸的赤壁，都不可能是赤壁之战的赤壁。

二、非紧临大江之赤壁——就是所有远离大江的赤壁，都不可能是赤壁之战的赤壁。

三、非早有赤壁之名，而且其壁色赤者，俱不可能是赤壁之战的赤壁。凡因赤壁之战才得赤壁之名者，俱不可能是赤壁之战的赤壁。

现江汉间共有五个赤壁，分别在汉川、汉阳、武昌、蒲圻和黄州。

汉川赤壁，在今汉川县城西八十里，即今草市，离长江一百余里。依上断并依《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书驳斥，已排斥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

汉阳赤壁，在今汉阳县西六十里汉水南，即临嶂山。其山箕踞数十里，晋于山下置沌阳县，今亦名城头山。《荆州记》云：“临嶂山南峰谓之乌林，亦谓之赤壁。”虽在长江之北，但却不滨大江，且在汉水之侧。依上断，并依后世学者考证，也已否定其发生三国大战的可能性。

武昌赤壁，《水经注》云：“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百人山即今汉阳纱帽山，赤壁山古名赤矶山，在今武昌县金口镇，在江

南，与百人山相对。近世某些学者依酈道元之说，认为此即三国古战场。然而此处无乌林，赤壁又在江南，与当年大战情形不合，因此，同样排斥发生大战的可能性。

蒲圻赤壁，位于江南。赤壁之战的赤壁在蒲圻这个说法，源于赤壁之战后四百多年的唐朝。唐高宗的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刘表传》，在“操败于赤壁”句下注云：“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县。”这个注很突兀，很奇特，因为他并没有说出前人说法如何不对和自己这个说法如何正确，是丝毫没有根据的。后来，杜佑作《通典》说：“今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志》说：“赤壁在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烧曹公舟船败走处。”为什么博学如杜佑和作郡县志的李吉甫竟这样缘误承讹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帝王之言，是金玉之言，臣下只有遵奉。因为事实极为明显，操未渡江，假设真是已经渡江，曹军十数倍于孙吴，孙吴以三五万军就不可能抵抗了。正是因为操未渡江，孙吴才能依长江天险以或存或亡之心，与之抵抗。李贤蒲圻赤壁之说显然是错误的。

黄州赤壁，位于江北，在夏口之东，耸立长江之滨。酈道元作《水经注》，称其名为赤鼻矶。其实它包括今聚宝山与龙王山等，断岸千尺，崖壁皆为红色，与西山、樊口隔江相望，江面宽阔，浩若海洋，此山的特点，苏轼、苏辙兄弟在他们的词、诗、文中描写甚详。其上游五十里即乌林（今黄冈县团风镇），乌林与浦口（今新洲县大埠镇）相距不过二里，可视为一地，与上述诸条完全相合。因此黄州赤壁即三国古战场赤壁无疑。平心而论，周郎赤壁在黄冈，并不是

今人的发现，唐、宋时实已成为定论。杜牧、苏轼、苏辙等的诗、词、文，《舆地纪胜》、《太平环宇记》等书的记载以及后来许多文人的赤壁诗都证明了这一点。彻底推翻这一定案只不过是清以后的事。尤其近世，在蒲圻先后出土了一些历史文物，有人将此与酈道元的注附会起来，不加深入考证，定蒲圻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实为可惜。

考证古事以证据为主，以推理为辅。无确证，纵使苏、张之词，亦不足以服人；无推理，虽有确证，亦常使人不容易明白。赤壁之战的赤壁在黄州，既有千古不磨的多种确证，又有合乎实际事实的推理。因而可以说是“铁案如山搬不动，万牛回首唤咩咩”（康有为语）。

贺亚先、王琳祥、邱娅玲编著《赤壁战地考》一书，囑余作序。常言道，后生可畏。几位年轻人四出奔走，拜访有关专家，查阅有关资料，考察文物地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证明赤壁古战场在黄州，使这一历史难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后生不仅可畏，亦可敬也。在历史考证被排斥在显学之外，受到人们冷落的今天，他们这种埋头苦干的求实精神，委实难能可贵。他们开阔的思路，独到的见解，充足的证据，见诸后文。余老矣，谨以上文作引玉之砖。

靳极苍时年83岁

靳极苍，1906年生，山西大学教授，晋阳大学校长，专研注释学，著述多种。英、美列入六种世界名人辞典，推为世界名人协会副主席顾问。首创“注疏学”，被史学界誉为“注释学家”。

序

考定赤壁古战场的确切所在地，不仅是历史界的大事，也是文学界的大事。

悠悠千年，自唐以来，关于赤壁古战场场址的争论，时起时伏，连绵不断，直至今日，余波未息。但自六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多主蒲圻赤壁之说，并广为流传，几成定论。

然而，在我心目中却曾疑虑重重，原因有三：

（一）远在晚唐的诗人杜牧，他即肯定过黄州赤壁即为三国鏖兵的古战场，而且他是依据亲自发现的出土文物，直接而大胆地提出了与其祖父杜佑相对立的观点。众所周知，杜佑是唐代著名的学者，他在其《通典》中有过“今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的记述。杜牧作为一个博学多才、精于兵法、阅历殊深的诗人，他不会不清楚或有意不尊重其祖父杜佑的看法，正是由于他更看重事实，相信真理，故他在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任黄州刺史时，才写出了著名的《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也就是说，杜牧是在游览赤壁时，偶然在沙岸上发现了“折戟”这件古代兵器，经他亲自磨洗辨认，确认乃为曹、孙赤壁鏖兵时的遗物，才大胆而坚定地纠正了他祖父杜佑的错误记述。这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历史事件。

（二）曹、孙赤壁战争打响之时，由于曹操是“背靠乌